

台湾卧龙生

狂一品侯

3





0044486

赌狂一品侯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③

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赌狂一品侯/卧龙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 1994

ISBN 7-80074-944-4

I. 赌… II. 卧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现代②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③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K. 1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5180 号

(台湾)赌狂一品侯

卧龙生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

邮政编码:100010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兴海子角胶印厂印刷

ISBN 7-80074-944-4/I · 366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32

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80 千字

印数 1-8000 印张:22.5

定价:15.80 元(全三册)

“是啊！和以前没有两样呀！阿辉，我怎么哩？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你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？”

阿辉道：“因为你有一段时间神智不清。”

雷丹茫然，不知自己失去神智时的一切情况。

由此可见，黄天赐这个人很不简单。

阿辉道：“黄大侠，你知道黑中皋在何处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知道，就在此镇上连升客栈中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黑中皋恐怕见了我们未必会信任你。”

黄天赐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红枣道：“因为我们曾经给他一点亏吃。”

“不要紧，在下只要经红姑娘介绍了，就必能和他交往，我们可以走了。”黄天赐道：“到时候只要红枣姑娘与我一起进入黑少侠的房间就成了，二位别进去如何？”

阿辉点了头，于是四人来到连升客栈内。

阿辉和小滑溜留在外院，待红枣和黄天赐一入内院，小滑溜就转到后窗外去偷听。因为这个黄天赐的来历大有问题，这时黄天赐已把解药交给阿辉，立为雷丹服下。

黑中皋已睡而被叫醒，一听是红枣来访，自然喜出望外。

“红枣师妹，你可真是稀客，快请进来。”

二人一进屋，黑中皋愕然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黄天赐抱拳道：“小可黄天赐……”

红枣道：“黄大侠仰慕你的一身艺业，想交你这个朋友，我只不过是作个现成的介绍人罢了。”

黑中皋立生戒心，打量着黄天赐。

第一，他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看来也不像个大人物。

但此人既能找上门来攀交，必有所恃，道：“承黄大侠看重，在下十分荣幸……”

红枣道：“好哩！黄大侠，你的事我已经办到了，你们谈谈，我可要走了。”

黑中皋一拦，道：“师妹，你不能走，老实说，愚兄这些日来并未远去，仍在你们左右，还不是为了你。”

红枣道：“心领了！我们也住在这镇上太平客栈内，就在后街上，后天才会离开。”

黑中皋说道：“师妹对于阿辉那一抱有何看法？”

红枣道：“那一手叫着‘乾坤一抱’，的确名实相符，朗朗乾坤都在他的一抱之中，自会惊魂眩鬼了！”

黑中皋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领教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否认，以阿辉的年龄而能有此功力，很了不起。”

红枣道：“阿辉从不回避任何人的挑战。”说完就走出来，而且还回头龇龇牙。

黑中皋真识货，他也以为红枣的魅力无出其右。

他大声道：“师妹，请相信我对你的这份情感。”

红枣没出声，心道：“你他娘的有情感，畜牲也有。”

黑中皋这才坐了下来，重新打量这位不速之客，道：“黄大侠来此，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下而已吧？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就请说明真正的来意吧！”

“黑少侠如此爽直，黄某自然也要干脆些。”黄天赐道：“昨天在路上与黑少侠交臂而过时，发现少侠眉尖发青，耳

轮发紫。”

黑中皋微惊道：“什么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少侠这些症候，在一般说来，自然看不出来，但瞒不了行家，少侠中毒了！”

黑中皋内心虽惊，却也极为精明。

他以为此人来得突然，企图不明。

如果他中了毒，应该有所感觉才对，但一切正常。

黑中皋笑笑道：“黄大侠以为在下中的是什么毒？而黄大侠之名前所未闻，又怎能有此精湛医术？”

黄天赐笑笑道：“在下来自边陲，至于岐黄之术却是家传，所以中原人士知之甚少……”

“黄少侠还没有说明在下中了什么毒的？”

“这种毒传说名叫‘判官帖’，中毒轻者也只能活七天，此期一过，就是把天下名医都请来也是枉然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又怎能证明我中了毒呢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少侠，按按你的‘步廊穴’试试看。”

黑中皋本以为此人故弄玄虚，但一按此穴果然隐隐作痛，不由心头暗惊，此人如此高明，居然藉藉无名。

“怎么样？黑少侠信了吧？”

黑中皋立刻就软了下来，道：“试问，武林中谁能在本人毫无觉察之下，对在下施此剧毒？”

黄天赐正色道：“在下虽是初来中原，却听说中原武林有位名医名叫柳光庭，绰号‘回春散人’……”

“是他？”黑中皋大惊，也只有他才有此能力。

而“回春散人”和他虽无过节，以他的行为来说，“回

春散人”如果知道，就可能向他下手的。

黄天赐道：“在下久慕柳光庭之名，只知道此人医术高超，尤善用毒，除了此人，似乎无人能办得到。”

黑中皋再按一下“步廊穴”，果然仍然刺痛，重按大痛，轻按小痛，道：“就是这样，不会加重病状，七日内必然不治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是的，在下也能施毒之术，但也许不如柳某高明。”

“黄大侠客气。”

“真的，柳某驰名武林已三十年，在下和他比还差一点。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此毒正好在下也研究过，有六七成把握可以治愈，只不过需要一位最可靠而内力又十分雄浑的高手协助运功输送才行。”

黑中皋立刻就想到他的师父江腾蛟了。

当今之世最可靠而内力也最雄浑的，除了他还有谁？

黄天赐叹道：“找可靠之人不难，找内力雄浑之人也不难，而找可靠及内力雄浑的人就难了！”

黑中皋道：“我师父是最适合的人选了。”

黄天赐道：“令师是哪位高人？”

黑中皋道：“大侠江腾蛟。”

黄天赐茫然道：“令师必是一位高人，只怪在下久居边陲不毛之地，孤陋寡闻……”

黑中皋道：“黄大侠是说，有可靠高人相助，你就能有

把握地治好在下的剧毒而复原吗？”

黄天赐道：“在下怎么敢说有成十成的把握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六七成把握总该有吧？”

黄天赐点点头，道：“但必须争取时间，越快越好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黄大侠，如能治好在下之毒，在下必当厚报，我们就立刻起程找家师去吧！”

二人连夜起程，三小在后面盯上了。

小滑溜道：“老大，这个姓黄的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

阿辉摊摊手，道：“不知道，但绝不是个二百五。”

红枣道：“我有个看法，不知对不对？”

小滑溜道：“说出来听听吧！”

红枣道：“根据我们偷听到二人的交谈，此人说他是来自边陲不毛之地，那就未必可靠了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怎见得呢？”

“第一，此人的方言似是江浙一带，服饰也是中原衣着，而且似乎对此镇极熟……”

阿辉道：“很有道理！”

红枣道：“最重要的是，他能看出黑中皋中了剧毒，且能叫出名字来，证明他也是施毒能手。”

“对！”阿辉道：“甚至我们可以怀疑是他对黑中皋施的毒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我怎么没想到是他？”

阿辉道：“我是说有此可能，并未说一定是他。”

红枣道：“八成是他，而且我还能猜出此人的真正身份来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是谁？”

红枣道：“如他不是来自边陲，而中原武林擅使毒的人却只有二人，一是柳大侠，另一位就是‘毒居士’。”

阿辉微微一愣，道：“对！是有个‘毒居士’。”

红枣道：“此人已失踪了十余年。”

阿辉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！你曾说过令堂昔年和安胜交好而生了你，而不久你外祖猝亡，不久你娘也无疾暴毙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你是不是怀疑有人施毒？旨在使你娘和安胜的事永远不为人知，他也就不负任何责任了。”

红枣狠声道：“正是，要不我为什么会为安胜制造一点纠纷，甚至是抄家灭祖的欺君大罪呢？”

阿辉道：“你怎么证明施毒者是‘毒居士’？”

红枣道：“因为那时‘毒居士’万灵和安胜走得十分接近，这些话是我娘的朋友事后对我说的。”

阿辉道：“这大概就不会错了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如果是他，这老小子一定有什么企图。”

红枣道：“我以为可能和那幅画有关。”

阿辉道：“在目前真正有心人也也许不以那幅画为满足了，也许他知道江腾蛟已练成了画上的绝技。”

小滑溜拍了后脑一下，道：“老大，玩邪的我的脑子不输人，想正里八经的，还是你们的脑子管用。”

阿辉道：“我所以相信此人就是‘毒居士’万灵，也是由于此人明着捧家师叔柳光庭，骨子却在嫁祸于他，说是

他向黑中皋施毒的。同行是冤家嘛！”

红枣道：“是他，错不了的，这一次必须弄清，我外祖父和我娘是不是他毒死的。”

“当然要弄清。”阿辉道：“但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这种人浑身是毒，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中了毒。”

红枣道：“是的，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，因为江腾蛟更是个顶尖的顶尖人物，我们此去如何能不被他发现，而发现后又如何应付？这更要预先计议好才行。”

阿辉道：“大家来想想办法……”

天快亮时，黑中皋和“毒居士”已奔出四十余里，三小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，但是绝未想到跟着跟着二人失踪了。

三小正自惊异时，后面传来了“毒居士”的声音道：“三位的花梢虽多，在老夫面前可就吃不开了。”

三小不必回头，已知必已中毒。

“毒居士”万灵和黑中皋在后面正是上风头。

在目前不论你的轻功有多高，也无法立刻到达上风头去。

阿辉道：“黄大侠这是干啥？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小可一向不喜欢别人跟在后面。”

阿辉道：“路是别人开的，黄大侠似乎连路也霸占了。”

“毒居士”冷笑道：“三位在想什么，心照不宣。”

阿辉道：“是不是我等三人已经中毒了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这要问三位自己，你们对黄某居心何在？”

阿辉道：“我们能为你介绍黑中皋，又能对你如何？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红枣姑娘乃是黑少侠的师妹，她虽已中毒，但在下可以立刻为她解毒……”

红枣道：“你如果要为我解毒，就一起为他们解了，如果只解我一个人的毒，我绝不接受。”

“红姑娘，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”

红枣道：“我宁死也不会接受这种示惠方式。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姑娘，你只要走过来就成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黑中皋道：“师妹，师兄对你可是一片至情，你别听他们的，咱们总是亲人哪！”

红枣道：“你是个畜生，哪有资格谈这个‘情’字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师妹，我对你是尽量容忍，谁叫我非你不可呢？过来吧！这毒可不一样的。”

小滑溜道：“老大，既已中毒，咱们拼吧！”

红枣道：“我看咱们现在如果还能跑的话，还是尽快离开此处为妙，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！”

阿辉道：“咱们拼一下，不行再跑……”

三人往上一冲，才走出七八步，由于暗暗运功之故，毒性立发，头晕眼花，倒在地上。

“哈……”“毒居士”万灵道：“他们想和老夫玩花梢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黑少侠，在下有句肺腑之言，你可别见怪！我看这位姑娘对少侠并无真意，这男女间的事可不

能勉强。”

黑中皋当然也知道这一点，道：“但在下喜欢她。”

“毒居士”暧昧地一笑，道：“果真非她不可，在下有一下策，黑少侠必须立刻占有她，才能……”

黑中皋摇头道：“黄大侠，这方式对别人有用，对我师妹绝对无用，反会更糟。”

“也许，但少侠只要得到了她，管她那么多。”

黑中皋在这方面当然不会是君子。

但是他是真心喜欢师妹，他知道以师妹的性子，一旦事后发现失身于他，极可能立刻自绝。

但正如“毒居士”所说的，他要的就是这东西，只要得到了，她愿跟着他自然更好，要自杀那是她的事。

“好吧！”黑中皋道：“何时何地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！”“毒居士”道：“少侠是要在她清醒时占有她，还是人事不省时占有她？”

黑中皋总是外行，道：“这有什么分别？”

“这分别可大了。”“毒居士”道：“人事不省时占有，等于玩个木头人，如在她清醒时，乐趣就不同了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反正我只是要获得她的身体，如她清醒乱骂一通，兴趣就缺缺了！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黑少侠，你自己来决定吧！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位红枣姑娘是少女中的极品，世上少见。”

“黄大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毒居士”笑笑道：“行家只要看看少女的手，就知道她的胴体是什么样子。有的女人脸上颇瘦，但身上很丰满，

有的生了一张大脸，身上却很瘦。少女要嫩，要丰腴，西周时代有首歌谣名叫‘桃夭’，其中有‘灼灼其华，有赇有实，其叶蓁蓁’等词句，正是歌颂发育完全的少女，有如花瓣儿下隐藏着果实和茂密的叶子，这都是隐喻少女胴体之美好动人。而以后‘桃夭’这歌谣也就被收入‘诗经’之中了……”

黑中皋道：“黄大侠，我已中毒，是不是还能……”

“毒居士”道：“无妨，但只能有一次，不可太贪，只要不超过七日之期限，及时祛毒治疗就不要紧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黄大侠莫非是‘房中术’能手？”

“不，小可只是研究过‘玉房秘诀’和‘素女经’等秘笈，所以略知一二。”“毒居士”道：“前面林中即可，黑少侠先把红姑娘带过去，我来打发这几个小子。”

黑中皋正要抱起红枣，一道人箭疾落当场，来人竟是楚半侠，此老一到，众小大喜。

但“毒居士”这人一身是毒，万一楚老头太托大怎么办？

众小又不能说话。

黑中皋道：“你何人？”

来人道：“这还用问吗？反正是个讨人嫌的老不死就是了！”

“毒居士”见多识广，虽然这几年他甚少在江湖上走动，却听说过一个反穿老羊皮袄的怪老之事。

因此，他绝对不给对方任何机会。

在三小为楚半侠担忧时，“毒居士”已下了剧毒。

黑中皋冷笑道：“不管你是谁，遇上我们就要倒楣。”

楚半侠道：“这句话是一点也不假，你本来就是扫把星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黄大侠，他怎样了？”

“毒居士”阴阴一笑道：“他的老命已报销了一半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那就好，就任他自生自灭吧！”

黑中皋正要再次抱起红枣，楚半侠道：“别动她。”

黑中皋冷峻的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快没命了？”

楚半侠道：“我才不会为这种事担心哩！我这一生中自杀过三四次，一次上吊，绳子断了，一次投河，流到河滩上，还有一次是吃下砒霜，哪知药铺的掌柜的没有良心，给的是假药，所以都没有死成。”

黑中皋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夜你遇上的是谁？”

“他？”楚半侠燃上旱烟，道：“他不就是狼心狗肺，人性已泯的‘毒居士’万灵吗？”

万灵心头一震，心道：“他居然认识我，这老小子真难缠！”

楚半侠道：“听说这毒东西十年来在练毒掌，不知练成了没有？八成是练成了吧？”

万灵心道：“待会你会知道厉害了……”

原来楚半侠一出现就在下风头处，似犯了和善使毒的人打交道的严重禁忌——一定要抢上风头。

因此万、黑二人都暗暗冷笑，以为楚半侠太托大。

楚半侠道：“老夫早就活够了！如果谁能毒死老夫，让老夫伸腿瞪眼，老夫还要好好谢谢他呢！”

于是又装了一袋旱烟吸了起来。

山野中又见微曦，天是真的快亮了。

时间缓缓地过去。

“毒居士”万灵现在已不怕任何人了，黑中皋就算知道他不是黄无赐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他必须用他。

现在“毒居士”万灵估计，自楚半侠吸进剧毒到此刻，至少也有两三盏茶的工夫了，通常盏茶工夫即可。

于是万灵有把握地走向楚半侠。

楚半侠坐在大石上，吸旱烟没动。

“毒居士”万灵抽出腰上的缅刀一抖，有如蜿蜒的银色毒蛇扫向楚半侠，“毒居士”万灵的使毒是一人（柳光庭）之下，但武功却不怎么高明。缅刀上淬了毒，招术不精。

楚半侠用旱烟管一擦，“呛”地一声，缅刀差点出手。

“毒居士”心头一惊，这怪物中了居毒还有这么高的内力。

再攻两三刀，楚半侠仍用旱烟管格开。

黑中皋：“我该叫你万大侠还是黄大侠？”

万灵道：“就叫我黄大侠算了，其实名字没有什么多大意义。由于万灵这名字太夸大，有点无所不能的味道，所以我就改名字了。”

这当然是一派胡言，不过是被人揭穿，找个借口而已。

黑中皋道：“既然已施了剧毒，此人为何还不倒，而且仍能动手格开黄大侠的数击呢？”

万灵皱眉道：“我以为此人必然功力深厚，比一般高手

耐久些，即使如此，他可能已经站不起来了。”

楚半侠的确像是站不起来的样子。

黑中皋虽已中毒，但他中的毒是慢性的，目前一定要尽快打发这个怪人才行，他持剑走近。

二人同时左右一面一个攻击，而且都是狠招。

此刻楚半侠似乎不站起来有点罩不住了。

他站了起来，化解了二人的狠招，万、黑二人大惊。

万灵呐呐道：“你……你莫非百毒不侵？”

楚半侠道：“万大侠，你未免太夸大了吧！世上哪有什么百毒不侵的人？”

黑中皋攻出初学的绝技，眨眼攻出十三剑。

楚半侠左遮右挡，前格后架，都一一化解，而且并未退后半步。黑中皋不服，再攻二十一剑。

楚半侠已感觉到此学的压力，但他知道黑中皋才不过学了五成左右，还没有成气候，又一一化解。

万灵在一边，看得心惊胆战，他的剧毒从未失灵过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毒失效了吗？

他已知黑中皋学了江腾蛟的武功，已大非昔比，刚才的三四十剑快逾闪电，令人眼花撩乱，这怪物居然未退半步。

而毒性也始终没有发作出来。

万灵知道失灵，此毒不灵，用别的也是白用，连忙向黑中皋暗暗打手势、使眼色。

黑中皋也正有逃走之意，二人狠攻数招，掉头狂奔而去。

楚半侠没有追，他难道真的百毒不侵吗？

当然不，人哪有不怕毒的，况且是至剧之毒。

那是因为以前柳光庭给了他一种“辟毒散”，遇上善使毒的人，事先嗅上几下，不论什么剧毒都可化解。

要不，他怎敢老是站在下风头呢？

当然，有“辟毒散”这是主因，他也同时行功把吸入的剧毒余气排出体外，所以对他毫无影响。

此刻楚半侠解了众小的穴道及毒，道：“你们真是不知死活，落入这老小子手中，包死不活。”

红枣道：“楚前辈，他的确是‘毒居士’万灵？”

楚半侠道：“如假包换！”

红枣道：“我一定要杀此贼报外祖父及母亲之仇。”

楚半侠道：“你们之间有什么仇？”

红枣说了安胜和她母亲昔年的事，大概是安胜派万灵去毒杀了外祖父及母亲，以便抹杀安胜和红枣母亲的事，因为他不能娶红枣母亲，又怕他们传扬出去，只有灭口一途了。

楚半侠道：“原来有这么一段，当然十分可能。走，我们去看个热闹，万灵找黑中皋，不过是以他为桥梁，进而见到江腾蛟而已。”

阿辉道：“楚老，他也在动那画上的武功？”

“当然，要不他为何转弯抹角地来这一手？”

小滑溜道：“他应该知道江腾蛟不好惹呀！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楚半侠道：“他也知道自己的毒物厉害。”